



蒋碧微说：“徐悲鸿是个天才，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。”张道藩也是天才，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。蒋碧微跟两个天才在一起生活过，得到的是判若天壤的两种经验。她说：“要跟天才生活在一起，一种方法是努力去侍候天才，另一种方法是让天才侍候你。”

蒋碧微

生死恋

上

杨贵麟 著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微山王石蒋

生死恋

上

杨贵麟◎著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蒋碧微生死恋/杨贵麟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88. 8
(2007. 8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079-0

I. 蒋... II. 杨... III. 蒋碧微 (1899~1978) —生平事迹
IV. K828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3843 号

Jiangbiwei Shensilian

蒋碧微生死恋 (上卷)

杨贵麟 著

责任编辑: 邱莲梅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1.5 印张 130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88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5 350—6 350 册 全套定价: 97.50 元

ISBN 978-7-80528-079-0

序 言

立法院长张道藩，身边有位法国籍的娇妻，却还热情满怀地对蒋碧微说：即使你把我的肉，一片又一片地切下来，每一片肉的上面，都会写着“我爱你！”此时，蒋碧微已是一代画杰徐悲鸿的夫人。而徐悲鸿，没有忘记当年和自己私奔日本的蒋碧微，心里头偏偏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。

当过立法院长的张道藩，身边有位法国籍的娇妻，却还热情满怀地对蒋碧微说：

——即使你把我的肉，一片又一片地切下来，每一片肉的上面，都会写着“我爱你！”

此时，蒋碧微已是一代画杰徐悲鸿的夫人。她对张道藩这份痴得异常的情感，在迎拒合离的悲欢岁月里头，历经太多的无奈与曲折，也包容了太多凄美而含泪的微笑。

那边，才气纵横、名噪一时的徐悲鸿，没有忘记当年和自己私奔日本的蒋碧微，心里头，偏偏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，而且是独持偏见，一意孤行。

这本书里记述的，就是这些既是天才，又是名人的真实故事。

——他们绮丽的感情生活，际遇的多彩多姿，和他们之间的
缠绵悱恻，刻骨铭心……

目 录

序 言 (1)

立法院长张道藩，身边有位法国籍的娇妻，却还热情满怀地对蒋碧微说：即使你把我的肉，一片又一片地切下来，每一片肉的上边，都会写着“我爱你！”此时，蒋碧微已是一代画杰徐悲鸿的夫人。而徐悲鸿，没有忘记当年和自己私奔日本的蒋碧微，心里头偏偏又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。

引 子 (1)

蒋碧微说：“徐悲鸿是个天才，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。”张道藩也是天才，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，蒋碧微跟两个天才在一起生活过，得到的是判若天壤的两种经验。她说：“要跟天才生活在一起，一种方法是努力去侍候天才，另一种方法是让天才侍候你。”

第一章 徐悲鸿困顿少年时 (3)

黄震之又抽烟又赌钱，直到夜里11点以后才走。开设赌窟的人是黄震之的老友，特辟一个小房间给黄吸烟专用。徐悲鸿就住在他的烟房里，早晚两餐饭都和赌客共食。通常下午4点多钟起，赌客开始上门，一直赌到天

亮。徐悲鸿自清晨到下午3点，在烟房里写画，赌客一到，他就出门去夜校读法文，或是到审美图书馆看画。

第二章 徐悲鸿初入蒋家门 (11)

晚饭时间，蒋碧微的父亲叫她下楼见客，同席用膳。徐悲鸿以他捕捉画材的特有眼光，敏锐灵巧地罩住蒋碧微。几乎就在同时，两人都有灼热的感受，暖暖缓缓地，在心里流转。而表现在脸上的，一个是双眼发瞪，一个是红花两朵。回程路上，朱了洲急急地追问徐悲鸿：“怎么，心里有她？”

第三章 蒋徐私奔日本国 (36)

徐悲鸿把她拥在臂圈里，体贴地说：“现在不怕了。”蒋碧微含情脉脉地，如梦呓般地嗯啊附和。徐悲鸿从皮箱里取出一对小红烛，往茶几一摆，点燃了一室的喜气，燃化了有形的距离。那一夜，徐悲鸿尝尽了无限柔情，而她也戴上那只刻着“碧微”的水晶戒指。从此，“蒋棠珍”就变成了“蒋碧微”。

第四章 穷愁半途回故乡 (62)

徐悲鸿内心忐忑不安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只是傻里傻气地站立一旁，看看流泪的蒋碧微，又看看面带祥和的丈母娘。“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！”蒋碧微的母亲重复说着这句代表欣喜的话。傍晚时分，两位老人家提了一些热腾腾吃的东西，送到旅馆，并且告诉他们住旅馆又贵又不方便，已经帮他们在民厚里朋友家租了一间厢房，蒋碧微的母亲又偷偷塞给她一个钱包。

第五章 再度出国赴巴黎 (71)

动身的这一天，蒋碧微的父亲因为学校有课，在家

里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就走了。母亲依依不舍地送到船上，母女两个，想到此去一别，不知相见何期？心头一酸，便泪眼模糊地对泣……从5月抵达巴黎，徐悲鸿每天都到各处博物馆看画。蒋碧微则埋头勤习法文，匆匆过了半年。1920年春天，徐悲鸿进入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，是中国学生中唯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。

第六章 初次分离走南洋 (80)

蒋碧微起先以为，徐悲鸿走了自己一定寂寞无聊，因为这时她已无需再做洗衣烧饭的日常家事，长日悠悠，除了拉拉提琴看看书，是很清闲的。想不到正相反，以后的日子她竟过得十分愉快轻松。因为天狗会的一群好友，经常在一起坐咖啡馆、聊天、看戏、看电影，而且蒋碧微还学会了跳舞。

第七章 终于回到阔别八年多的祖国 (89)

久别重聚，骨肉团圆，蒋碧微激动不已，一头伏在母亲肩上，抽噎好久。等到母亲轻轻将她推开，慈祥地说：“都快当妈妈的人了，还这样小孩子气。”她这才泪眼模糊地含笑回答：“人家太高兴了吗！”蒋碧微擦干泪水，徐悲鸿这时才凑过来告诉她订租的房子，还得等一个月左右才能好。此刻蒋碧微满头满脑都是欢喜兴奋，徐悲鸿怎么安排，她都认为很适宜。

第八章 蒋碧微再遇张道藩 (99)

多年来，张道藩那份痴诚与恒心，蒋碧微都感念在心，至于那种炽热的异性相爱之情，她将隐藏心底而洁身相处。蒋碧微也希望张道藩能把隐秘的私情提升为兄妹深谊。这样的话，虽然心有所系，那是属于手足情怀；

虽然经常见面，那样聚晤光明磊落；虽然互相关怀，那种情操纯洁无邪。可是，许多世事千难万难，最难处理的还是“情关”。

第九章 回头细说张道藩 (108)

张道藩回到学校，立即向校长张伯苓报告要留法的事，校长惊异地问：“你读过法文吗？能说法国话吗？”张道藩回答：“没有学过法文，也不会说法国话。”校长很生气地说：“简直是胡闹，你连一句法国话都不会说，你到了法国怎样去做工？又怎样去求学？”“校长，我的护照申请到了，船票也买到了，无论如何我愿意去吃苦头试一试！”

第十章 徐蒋伉俪去福州 (125)

徐悲鸿郑重地对蒋碧微说：“三弟结婚也好，不然怎么消受得了？”蒋碧微不明白他说的意思，问道：“什么消受不了？”“道藩一个人喜欢好几个女人，不说别人，他自己也消受不了。”蒋碧微心头微微一震，又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是他自己说的，道藩还说，他很喜欢你……”蒋碧微脸色大变。

第十一章 徐孙二人师生恋 (132)

徐悲鸿默然，低头沉思一会，方才带点感伤地说：“我知道，能够娶到你这么一位太太，我应该满足，但是你遇事未免过于挑剔，使我无法应付。”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蒋碧微心里一阵苦笑。第二天，蒋碧微带着孩子到下关车站，为徐悲鸿送行，祝福他一路顺风。蒋碧微心中明白，要挽回徐悲鸿的心，已经很难了，因为他连对孩子都有那份不应有的漠然。

第十二章 张道藩坦然示爱意 (156)

晚上，龙盘虎踞的金陵城正值大雪纷飞，寒风怒号，张道藩在蒋碧微家里用过晚餐，和两个孩子谈笑玩耍了一阵，孩子们去睡了，他突然划破沉寂，感慨地说：“只有你在这里，我才感到温暖和舒适。”“你不是有个可爱的家吗？”蒋碧微带笑地望着他问，“你们一家围炉取暖，情调一定很好。”“可惜，”张道藩的脸色忽然变得凝重，缓缓地抬起头来，眼睛盯着蒋碧微，蒋碧微从张道藩那对眼睛里发现一种奇异的光芒，她心里怦然一动。

第十三章 一往情深走重庆 (162)

徐悲鸿怒冲冲地说：“你没有尽到做太太的义务，所以，我对你也没有责任！”蒋碧微知道他指的“义务”，是指夫妻分床的事。她也十分生气地说：“放弃家庭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除了没有陪你睡觉以外，没有任何失责之处。何况，你在桂林，不是有自备模特儿吗？”徐悲鸿听了恼羞成怒，指着蒋碧微大骂：“你混蛋！”

引 子

蒋碧微说：“徐悲鸿是个天才，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。”张道藩也是天才，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，蒋碧微跟两个天才在一起生活过，得到的是判若天壤的两种经验。她说：“要跟天才生活在一起，一种方法是努力去侍候天才，另一种方法是让天才侍候你。”

对于徐悲鸿与张道藩，蒋碧微有过这样的评语——

她说：徐悲鸿是个天才，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。张道藩也是天才，但不是百分之百的艺术家，他的政治成就超过艺术修养。蒋碧微跟两个天才在一起生活过，得到的是判若天壤的两种经验。她说：要跟天才生活在一起，一种方法是努力去侍候天才，另一种方法是让天才侍候你。

她侍候了徐悲鸿。从1917年她18岁那年，跟徐悲鸿私奔日本起，到1938年7月31日，徐悲鸿在广西报纸，登了一则脱离“同居关系”的启事为止，多少浪头冲击而来，多少伤心事件连连发生。那则启事，字字冰冷，句句若刀，更是悲痛的顶点。启事的内文是这样写的：

徐悲鸿启事：鄙人与蒋碧微女士，久已脱离同居关系，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，概由其个人负责，特此声明。

这是她侍候第一个天才的结果，可是蒋碧微对徐悲鸿下的断语，却冷静得令人感动，言谈之中，隐约可以看出，她爱徐悲鸿的才气纵横，不减当年。她说：“徐悲鸿对艺术的狂爱，超过爱他自己。那份超然淹没了常人和常情，这是他性格上的悲剧，造成现实生活的悲楚。”

接着她又说：“徐悲鸿是一个伟大怪特的艺术家，他自定‘独持偏见，一意孤行’的原则，而在不知不觉中，伤害到别人。”

只是这样，轻描淡写地道出自己的痛苦而已。

第一章 徐悲鸿困顿少年时

黄震之又抽烟又赌钱，直到夜里 11 点以后才走。开设赌窟的人是黄震之的老友，特辟一个小房间给黄吸烟专用。徐悲鸿就住在他的烟房里，早晚两餐饭都和赌客共食。通常下午 4 点多钟起，赌客开始上门，一直赌到天亮。徐悲鸿自清晨到下午 3 点，在烟房里写画，赌客一到，他就出门去夜校读法文，或是到审美图书馆看画。

第一节 徐悲鸿困顿少年时

徐悲鸿是现代画坛怪杰。

他的人，个性独特，爱画入骨。

他的画，融合中西，取其精髓而别创一格，博览古今，临其佳构而另树画法。一般人都知道他画马出名，其实他笔下的人物风景、鸡鹅猫狗……无不极富生气，趣味盎然。他不但作画，又肯读书，而且非常努力地读书。他也勤习画法，下过临池的苦功。所以他的画，画上的题词及书法，同称三绝，都是精品。

徐悲鸿在画坛上是一代大师，这是他多年苦学苦习，奋斗有成，“实至名归”是以后的事。当年处境困厄，吃尽苦头，仍不改心志。他坚忍的傲骨，长期奋勇不懈地磨炼，才有日后的辉煌成就。

且看他如何在穷途末路下求生，如何在落拓困境中热心学习。当然，先得谈谈他的童年。

徐悲鸿是江苏宜兴计亭桥人，故乡风景可以入诗入画，远处南山苍翠，烟云起时，虚无缥缈，近有一弯塘河，水清见底，缓缓前行。白天能充分享受暖柔的阳光，夜晚可乘兴邀来对饮的月亮。春夏秋冬，景色四时不同，各有妙趣。渔父樵夫，和气亲善，融融乐乐。这种充满山水之美，饶富大自然的乐趣，又有淳朴浓厚的乡村人情，生活其中，诗情画境，无穷无尽。

徐悲鸿的父亲名叫达章，从小就放情山水，醉心书画，不理俗务，是地方上有名的画家和诗人。徐悲鸿6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教他读书识字，7岁学写字，到了9岁，已经读完《四书》和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。这时徐悲鸿的父亲发觉徐悲鸿的个性有些固执古怪，对一般童玩兴趣不高，性独偏爱国画。于是父亲耐心地开始教他临摹人物，后来又渐渐教他染色。在书画方面，他进步很快，自己也愈来愈喜欢东涂西抹，自得其乐。

父亲对徐悲鸿读书习画，督促很严，常在读写之余，又教他观察自然，选景取物，细心模拟。这种天伦之乐，父子情深，可惜到徐悲鸿13岁时，发生了重大的天灾，迫使他们家人离散。

原来，徐悲鸿一家只靠几亩薄田过活，父亲卖画鬻字，稍有津贴，家境虽然清苦，生活还勉强过得去。那年，乡间水患连连，农作物毫无收成，家里又没有存粮，字画更卖不出去。家中人口众多，为了生存，父亲不得不到外地找生活。徐悲鸿也开始流浪

天涯，落拓异乡，他总希望能温饱自己以外，多少寄点钱回去，帮忙养活两个弟弟三个妹妹。

那个时候，有一种强盗牌的外国纸烟，每包里头都有一张动物画片，徐悲鸿见了非常喜欢，总要想办法搜罗到手，珍藏起来。一有时间，就拿出来临摹，怡然自得。

第二节 反抗婚姻丧父之痛

17岁那年，父母命他返乡娶亲，由于徐悲鸿不满这门亲事，离家出走。

徐悲鸿对于传统的婚姻，有一种先天性的排斥。他认为仅借媒妁之言，而奉父母之命，去跟一个陌生的女孩子生活，就像一张画布，硬给抹上涂料，没有色彩感，没有构图美，没有意境的升华，多乏味。强迫两个生人凑在一起，好比两个猪头，共睡一个枕头，到老还是死对头，多悲哀。

他向往的婚姻，能像画画一样的自由，在他心里有一幅美景：一朵解语花，羞柔地伴他作画，闲来共赋诗词，兴起同写彩霞……

可是，这只是唯美的理想而已，最后他还是被父亲抓回去结婚。次年生了一子，算是对严父慈母有个交代。实际上，他的内心深处，仍隐藏着对婚姻的不满。

这种交差式的夫妻关系，维持没有多久，徐太太生病死了。小孩7岁时也夭亡。对妻子的存亡，徐悲鸿没有认真地关心过。他只一心画事，愈久愈迷，而且颇有父风，俗务不理。

乡下人不了解艺术，常说画家吃的是空心饭，靠不住；又说

汽车洋房，牛群马匹，画在纸上，专给小孩玩的，正经人才不要去学。徐悲鸿不以为然，志趣所在，埋头勤习。多年下来，已经画得相当不错。

正当他对前程有更坚强信心的时候，不幸的事又发生在他身上。一向爱他疼他，指导他读书作画的父亲，竟一病不起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徐悲鸿丁忧在籍，家中四壁萧然，负债累累。父丧之痛，穷困之忧，犹若双刀齐下，惨痛欲绝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？他望着父亲的遗容，想想自己的前途，百感交集，不禁泪如雨下。

或者是因为经过这次父丧的悲痛，或者死亡的冷酷刺激了他心志的成长。徐悲鸿强忍满心辛酸，止住泪水，毅然挑起一家生活重担。

他为了时时提醒自己，在贫苦悲痛的环境中，更要坚忍地振翼翱翔，勇敢挺进，于是将原名“寿康”改为“悲鸿”。这与世人取名选字，都爱用大吉大利、欢欢喜喜的字眼，大不相同。大家都说他名字取得很怪。也许是一种谶合，徐悲鸿的命运，从此真的脱离不开一个“悲”字。

第三节 乡校教书连赶三处

他又更进一步以行动表示心志，一口气接了三个学校的聘约，教学生图画。一是宜兴女子学校，其他两校是和桥镇的彭城中学跟始齐女子学校。

从宜兴到和桥镇，两地相隔 30 里，船舶交通非常便利。可是徐悲鸿为了节省几个钱，到和桥镇两个学校上课，他都是黎明即

起，一路跑完 30 里，赶去教学。教完课又如法跑回来，一心赚钱养家，专志自修习画，很少和同事交际。每次到和桥镇上课，都要路过家门，他却进都不进去看一下。

蒋碧微的伯父和姐夫都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，常常说些有关徐悲鸿的轶闻轶事，徐悲鸿被大家看作很特殊的新鲜人物。

蒋碧微对徐悲鸿的认识，便是从听到他的“怪名怪事”开始，一个很“奇怪”的感觉，留在心头。

有一天，蒋碧微到伯父家玩，听说徐悲鸿在那里做客，一时好奇，硬找机会去大厅打个转，只见徐悲鸿正襟危坐地跟他伯父谈话，人长得很英俊，但毫无“怪”味。

宜兴女子学校有位国文教师张祖芬老先生，颇能识人。徐悲鸿的才气，习画的志气，刻苦的毅力，都被张老先生看在眼里，时常加以鼓励。

徐悲鸿来回在三个学校教书，这样过了一年多，自己觉得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到上海去闯一闯，一面做工，一面学习，也许能够闯出一个天下。主意既定，告诉了张老先生，顺便讨教一番。张老先生听了很高兴，热诚地说：

“老弟年轻有为，不宜老待在这里。以前知道你卖命地在养家活口，不敢劝你远行，免得扰乱你的心情。现在你已下定决心去努力，前途不可限量，希望你珍重自爱。”

张祖芬老先生还送徐悲鸿一部《韩昌黎全集》，爱勉有加，临别他又拍拍徐悲鸿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赠言：

“做人不可以没有傲骨，但不能有傲气。”知遇金语，令他永难忘记。